

海青拿天鹅——著

暮春之令

<下>



ARCTIME
时代出版传媒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暮春 之令

(下)

海青拿天鹅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暮春之令 / 海青拿天鹅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5. 11

ISBN 978-7-5699-0658-5

I. ①暮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9172 号

暮春之令：全 2 册

作 者 | 海青拿天鹅

出 版 人 | 杨红卫

选题策划 | 林玉婷 罗小葶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罗 婷

责任校对 | 岳升洋 王 芬

封面绘制 | 呼葱觅蒜

装帧设计 | 弘果文化传媒

责任印制 | 罗艳平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20

字 数 | 812 千字

版 次 |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658-5

定 价 | 5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四十三	重访 / 001
四十四	还书 / 008
四十五	回宫 / 016
四十六	烛火 / 022
四十七	试探 / 028
四十八	游苑 / 035
四十九	谒陵 / 042
五十	渐台 / 050
五十一	暴雨 / 060
五十二	单衫 / 067
五十三	夜语 / 076
五十四	出妇 / 085
五十五	宫宴 / 094
五十六	夕照 / 100
五十七	坦诚 / 108
五十八	提点 / 116
五十九	诈病 / 122
六十	市井 / 132
六十一	宜春 / 139
六十二	刁难 / 147
六十三	昭示 / 153

目 录

六十四	落定 / 160
六十五	习礼 / 168
六十六	百态 / 174
六十七	夜探 / 183
六十八	仲秋 / 191
六十九	琥珀 / 197
七十	拘捕 / 202
七十一	对质 / 209
七十二	秋月 / 215
七十三	澄清 / 223
七十四	庭训 / 230
七十五	明辨 / 238
七十六	水榭 / 245
七十七	究底 / 249
七十八	指凶 / 257
七十九	闹变 / 265
八十	循迹 / 272
八十一	察奸 / 281
八十二	追逃 / 290
八十三	晚秋 / 296
八十四	番外 / 307

李绩回长安之后，没多久，就亲自领了车来将徽妍的素缣运走。

二人如前番一般立契，诸事完毕之后，徽妍看着李绩，问：“李君果然要去呼揭吗？”

“不必亲自去。”李绩道，“我已托人往外祖家中致书，这两月，我想往各地看看布匹。”

徽妍知道他对此事已经有了把握，微笑道：“弘农亦有布匹，李君若要麻布葛布，此间亦有。”说罢，她让家人将两匹布奉上。

李绩看了，不禁露出笑颜。

“女君果然是经商之才。”他无奈地笑道。

徽妍觉得这称赞甚好，道：“这些布李君拿去就是，麻布三百钱，葛布二百八十钱。李君要不要无妨，到各地看货，可以此多方比较，亦是大善。”

李绩听得此言，露出笑容，深邃的双眸光彩温暖。

“如此，多谢女君。”他道。

“李君不必客气。”徽妍答道。

待诸事完毕，李绩立即回长安。

“女君何时去长安？”临走时，他问。

徽妍想到戚氏，无奈道：“还未定，要看家中母亲之意。”

“如此。”李绩颌首道，“女君到长安之后，告知在下一声，若有何处需要在下相助，尽管吩咐。”

徽妍莞尔，施礼：“多谢李君。”

李绩看着她，亦还礼，登车之后，仍不住回望，唇边含着笑意。

徽妍回到家中，才到堂上，被戚氏逮个正着。

“一早就不见你，去了何处？”她问。

徽妍早与陈氏打过招呼，忙道：“我这两日在家中坐久了，出去散步。”

陈氏笑道：“姑君是怕你一声不出又走了，方才还让家人去寻你。”说罢，她对戚氏道，“姑君看吧，放心好了，徽妍上回实在是遇了大事，岂会真像小童一般任性。”

“二姊也是，总不带我出去。”王紫不满道。

“若是小童，说门外有吃人妖怪就能唬住，她还不如小童。”

戚氏数落道，脸上却露出笑容。二人哄了一番，她也不再多言，道，“你如今也回来了，母亲问你，那位刘公子，你在长安可还见过？”

徽妍愣住，噎了一下。

“母亲，怎又问起刘公子？”她讪讪道。

“怎能不问？”戚氏道，“上次他来，母亲还想着此事有个后续，未想就出了匈奴那事，你走了，母亲也无心思再问。你姊夫在宣明里打听，只打听出个鲤城侯，也不知是不是。这两日，母亲想想就后悔，真不该这么早就从长安回来，该多留两日再去探问探问。”

徽妍忙道：“母亲，这位刘公子，母亲还是莫去想了。”

“为何？”戚氏问。

徽妍想了一下理由，道：“母亲，他在长安，我若去了就不能侍奉母亲了。”

戚氏笑起来，拉着她的手，道：“这有何妨，你看你长姊与你姊夫，虽也在长安，却也不妨碍尽孝。你们都好好的，我就安乐，

在不在身旁有甚紧要。”

徽妍正待再说，这时，一名仆人匆匆上堂，向戚氏道：“夫人，刘公子来访。”

众人一怔，王紫首先反应过来，忙问：“可是刘重光刘公子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呃？

徽妍愣住，忙起身跟着众人到家门前，待看到那个马车前的人，睁大眼睛，脑袋上好像打过一个霹雳。

皇帝仍是一身常服，没有带徐恩，一辆马车伴着数名侍卫，简单清爽。

见戚氏迎出来，皇帝微笑，向她行了一礼：“夫人。”

戚氏笑容满面，还了礼，道：“方才家人来报，老妇还不信，不想竟真是公子！”

皇帝道：“在下先前所借简册，早已过了许诺归还之期，心中不安，特来归还。”

戚氏道：“公子有心，区区简册，公子多借几日又有何妨！”

皇帝和颜悦色，寒暄了一番，抬头瞥见站在陈氏身旁的徽妍，只见她看着他，一脸复杂之色。皇帝不以为意，神态自然地与众人见礼，轮到徽妍时，亦是一揖：“女君。”

徽妍的嘴角微不可见地抽了抽，还礼：“公子。”

众人热情地请皇帝入内，徽妍看着戚氏与他说话时的亲切模样，心里又无奈又纳闷。

从京城到弘农，路程三日，皇帝平日里不是很忙吗？总上门来做什么……

在堂上落座之后，皇帝让侍从将简牍抬进来。

“上次所借二十六卷，如数归还，还请王君过目。”他对王璟道。

王璟看了看，微笑颌首，让家人将简册收到书房中。

“公子可还有别书想看？”戚氏道，“先夫著作，都在书房之中，公子若想看，可到书房中翻阅。”

徽妍听得这话，看到母亲瞥来的眼神，知道她又打上上次的主意，忙道：“刘公子臂上有伤，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众人闻言，皆诧异。

“公子伤了手臂？”戚氏问。

皇帝瞥了徽妍一眼。

徽妍自知一时失言，脸色变了变，不禁瞅着皇帝。

皇帝却是从容，微笑道：“正是，在下此番亦往匈奴，遇到混战，不慎伤了手臂。当时女君亦在场，故而知晓。”

众人又是一惊。

“混战？”王璟睁大眼睛看向徽妍，“你先前可不曾说还有混战。”

戚氏亦是着急，问皇帝：“伤了何处？”说罢，她又对一旁的曹谦道，“家中不是有些伤药，快快取来！”

曹谦刚应下，皇帝道：“多谢夫人，在下臂上已经痊愈无碍。”

戚氏看他并无病容，也放下心来。

这时，陈氏道：“这么说，此番徽妍去匈奴，与刘公子同行？”说着，她瞅了瞅徽妍，掩嘴一笑，向戚氏道，“徽妍也是，信中也不说一声，让我等以为路上全无熟人照应，忧心许久。”

戚氏亦笑：“甚是，如今都回来了就好。”

王紫好奇道：“公子不是未入仕吗？怎会也在军中？”

皇帝道：“在下亦有亲戚在匈奴，恰逢此乱，甚是放心不下，恰好识得卫将军杜焘，故而临时随军。”

众人了然。

“公子亦是重情义之人。”王璟颌首感叹。

陈氏又道：“前几日，姑君与妾到长安，路过宣明里，我二人还想着公子亦住此间，可惜不知府邸。”

皇帝笑道：“在下府邸是难寻些，二位夫人及王君下次若到长安，可告知在下，在下必亲自接夫人莅临寒舍。”

王紫听着，想了想，点头：“宣明里甚大，好些人家都在巷中。我从前去友人家中，家仆问了好久才找对门。”

徽妍听着他们说，默默喝水不出声，只将眼睛在戚氏等人和皇帝之间来回瞥。她的家人对皇帝仍是好奇不已，而她似乎已经不会再担心皇帝答不上来。这个人，真话假说和假话真说的能力乃她平生所见之巅峰，不去做市井流氓实在屈了才。

陈氏却仍追问：“只是长安这般大，我夫妇将来若想拜访公子，却不知如何告知公子。”

“这倒不难。”皇帝说罢，却看看徽妍，“在下闻徽妍女君将入宫为女史，在下亦在宫中，烦女君告知在下就是。”

众人皆讶然。

“公子在宫中？”戚氏问。

“正是。”皇帝笑了笑，“甚巧，在下因征匈奴之功，如今亦在宫中侍奉王子、居次。”

“这么说，公子拜郎官了？”王璟问。

“可怎会去侍奉王子、居次？”陈氏问。

“此乃在下匈奴亲戚所托，详细之处，恐一言难尽。”皇帝道。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戚氏道：“公子的亲戚，可是当年随公主一道往匈奴和亲？”

“正是。”皇帝颌首道。

“那公子的亲戚如今何在？”

“已去世。”

众人愕然，皆露出同情惋惜之色。

“异域八年，谈何容易。”戚氏想到往昔，感叹道，“若非公主仁德，小女如今亦在匈奴，遭兵戈之乱。想来公子的亲戚，对王子、居次亦忠心耿耿，故有此托。”

“公子拜了郎官，家业怎么办？”陈氏又问。

“公子又非商贾，有管事仆人在，料理家业有何难处。”戚氏嗔她一眼，“可入仕封官，总比白身要好。”

王紫却一下想到了其中要处，道：“公子侍奉王子、居次，二姊也侍奉王子、居次，岂非同僚？”

众人被这话拉回来，目光一下落在徽妍身上。

皇帝亦看过来，未几，笑道：“紫女君所言正是。”

时辰还早，戚氏执意要留皇帝用午膳。在堂上交谈了一会儿，皇帝主动向戚氏提出还想借阅王兆的著作。戚氏自然应许，而引路之事，自然又落到了徽妍头上。

徽妍也不推拒，方才攒了一肚子言语，正好能道一道。

“公子平日诸事繁忙，怎又来了弘农？”才出正堂，徽妍就忍不住瞅着他，低声问道。

“忙就不能来？”皇帝神色悠闲，似在观赏庭中的花卉，“我若不来，女君何时才能回长安？”

你来了我就能回？徽妍腹诽，未几，却忽然想到蒲那和从音，心头一紧，忙问：“可是王子、居次出了何事？”

“未出何事，只是日日不肯听话，嚷着要你，宫人皆无可奈何。”

徽妍哑然。她心想，所以，你堂堂皇帝，为了两个小儿不听话就来了弘农吗……

“公子亦无可奈何吗？”她有些不敢相信。

“莫乱想。”皇帝轻嗤一声，却将脸转向庭院中。

他的神色看上去越是若无其事，徽妍就越是感到可疑，不禁觉得好笑。从匈奴回来的路上，蒲那和从音明明对他言听计从，皇帝对此得意扬扬，让她纳闷了好一阵。她离开时，也想着有皇帝在，两个小儿大约镇得住，没想到……

徽妍还想继续问，皇帝却不给她机会，忽而道：“鲲鹏之变，

庄子似乎只讲到其怒而飞天，怎会遇到云中君？”

呃？

片刻，徽妍想起来，这不正是自己编的故事！

“公子听王子、居次说的？”她问。

皇帝一脸不置可否。

徽妍看着他较真的神色，不禁失笑。

“如何不会？”她亦正色道，“鲲鹏怒而飞天几万里，其翼若云，可见已至九霄，自然会遇到云中君。”

皇帝有些啼笑皆非，轻蔑道：“如此，这故事是胡诌！”

“胡诌也是故事。”徽妍不以为然，“庄子遐想无际而成言，本就是胡诌。”

皇帝在书房中看了一会儿，挑走了几卷王兆论史的笔记。

家人早得了戚氏吩咐，杀鸡备宴，待二人回到堂上，只见食具菜肴已经齐备。

王璟见皇帝选的都是史书，与他谈论起来，得知皇帝亦爱读史，不禁大为赞赏。二人谈起诸子所著史书，一些见解竟颇相似相通。王璟久居乡邑，平日访客甚少，学问深厚之人更是难得。相谈之下，王璟大悦，说得滔滔不绝。

戚氏笑着打断道：“刘公子远道而来，有甚学问要钻研，用膳后再说不迟。”

王璟方觉失礼，忙请皇帝用膳。

皇帝亦不推辞，与众人谦让过，提箸进食。

膳后，王璟又兴致勃勃地问皇帝：“宅中花园有树荫凉风，公子若不倦，设席摆案，对弈一盘如何？”

皇帝微笑，欣然答应。

众人亦颇有兴致，除了陈氏要带着儿女们去歇息午睡，戚氏、徽妍和王紫亦随二人到了花园中。家人在树荫下摆开案席画屏，王璟和皇帝坐在上首，中间设一棋盘。女眷们则在下首，三人同席，一边品尝时鲜果物，一边闲坐乘凉。

“公子可常与人下棋？”家仆摆设用物之时，王綦问皇帝。

“闲暇之时，常与人对弈一二。”皇帝道。

“胜负如何？”她又问。

戚氏嗔她：“对弈之乐在于雅趣，穷究胜负就失了本意。”

王綦颌首，想了想，却又笑道：“兄长，自从上次母亲寿筵之后，你许久不曾与人对弈，可莫松懈。”

徽妍却委婉地对王璟道：“兄长，刘公子是客，和为贵。”

皇帝看一眼徽妍，似笑非笑。

他棋技其实不错，在他登基前，就已是打遍周围无敌手。对手之中，杜焘那等常败之将就不提了，连尚书许嵩这样技高之人，皇帝也时常胜出。

王璟一个太学的学官，名不见经传，徽妍竟让他对自己手下留情？

看不起朕……

皇帝腹诽着，看向对面的王璟，面上却是一派从容之色。

“刘公子请。”王璟礼道。

皇帝也不客气，还了礼，手执黑子，在棋盘上落下。

开局很是平稳，皇帝与王璟皆如平常之术，你围我走你退我进，慢慢地，各踞半盘。皇帝一贯棋风稳健，看似被人牵着走，其实却是罗网暗织，卖个破绽，等到对手按捺不住杀来时，一击得胜。这招式皇帝用来对付一般人绰绰有余，杜焘也常被皇帝数落心急冒进，乃兵家大忌。如今对付王璟，皇帝看他应对之势，判断与杜焘当是不相上下。果不其然，王璟上当，被皇帝连追数路，他全力补救方才稳住阵脚。

“有趣！”王璟拊掌一笑，“公子果真是个中高手！”

皇帝笑道：“不及王君也。”说罢，他瞅了一眼徽妍。

只见她正慢慢吃着一颗李子，眼睛看着这边，神色不改。

皇帝再看向棋局，精心算计着棋路，未几，又落下一子。

“公子，承让。”王璟忽而道，亦抬手落子。

皇帝看了，面色一变。

王璟此招刁钻，那落子位置甚妙，竟似瞬间将格局扭转。他连忙补救，围上王璟的另一路。可无论他如何挣扎，王璟步步紧逼，如虎入羊群，没多久，皇帝一败涂地，尘埃落定。

“妙，甚妙！”王璟笑道，“公子棋路诡谲，让在下大开眼界！”

败了还大开眼界……皇帝心中想着，虽是不服，经此一败却是精神抖擞。

他亦笑：“王君才是高人，再弈一盘可好？”

王璟高兴地答应，收拾棋局，准备再战。

正在此时，一名家仆到后园中来，满面喜色，禀道：“禀夫人，主人！四公子回来了！”

众人讶然，随即喜上眉梢。

“恒回来了？在何处？”戚氏一边问，一边由着徽妍将她扶起身。

话音未落，王恒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廊庑之下，满面笑容地大步走进后园：“母亲、兄长、长嫂、二姊！我回来……”

最后一个字未出口，王恒忽而看到与王璟对坐的皇帝，目光定了定。

“怎回来也不早些说一声，我这两日还念叨。”戚氏笑盈盈地走过去，看到王恒脸上神色不对，讶然，“怎么了？”

王恒看着皇帝，又看看他们，一脸震惊狐疑，几乎说不出话来：

“我……”

皇帝亦看着他，神色不改。

“恒在长安，可是见过刘公子？”徽妍在戚氏身旁见状，忙道。她的眼神意味深长，王恒看着她，再瞅向皇帝，忽而明白过来。

“是……正是！”他结结巴巴道，扯起一个不自然的笑。

“哦，这是刘公子。”戚氏笑着，将他拉到皇帝面前，“刘公子

曾是你父亲弟子，今日登门来访。”说罢，她又向皇帝道，“刘公子，小儿王恒，在宫中任车郎。公子在宫中，不知可曾见过？”

“见过几回。”皇帝笑笑，看向王恒，行了一礼，“王车郎。”

王恒吓了一跳，几乎立刻就要拜伏在地，徽妍在后面踢了踢他的脚。

“拜见刘……刘公子！”王恒回神，只得拱起手，作了个长揖。

“你总健忘。”王紫见状，笑嘻嘻地趁机数落，“刘公子可是宫中的郎官，你见过也认不出来。”

王恒已经没有心思理会她，瞅瞅皇帝，只得讪讪道：“我是忘了嘛……”

“王车郎回家探亲吗？”皇帝问。

“正是！”王恒忙道，“是光禄勋许的。”停了停，又立刻补充道，“我只回来两日！”

“谁问你这些。”王紫在一旁好笑地道。

皇帝一笑，没再多言，看向王璟：“王君，请。”

王璟道：“刘公子请。”

说罢，二人各自执子再战。

戚氏许久不见王恒，拉着他到席上坐下，问他近来如何，在宫中好不好。

王恒却不敢大声说话，不时将眼睛瞅向上首，支支吾吾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王紫奇怪道，“怎忽然变得这般斯文识礼？”

王恒瞪她一眼，语气却仍然正经：“我本就斯文识礼……”

王紫又对戚氏道：“他还总得意自己是车郎，上回长姊姊夫问你识不识得鲤城侯，竟都不认识。”皇帝听到这话，从棋盘前抬起头。

“鲤城侯？”他问，“可是如今住在长安的鲤城侯。”

徽妍本淡定，听到这话忽而窘然。

“正是。”王紫道，正待再说，徽妍突然扯了一下她的衣服。

王紫讶然地看着她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脸上露出暧昧的笑。

“哦？”皇帝似颇有兴趣，一边落子一边道，“周府丞与夫人，要拜访鲤城侯吗？”

“放心好了，我又不乱说。”王紫小声地对徽妍道，朝她挤挤眼，不顾徽妍瞪眼，转向皇帝，“也不是。上回母亲与长嫂去长安，与长姊和姊夫提起刘公子，盛赞不已。我长姊与姊夫看公子如此有义，亦有意登门拜访，可在宣明里打听，却以为公子是那位鲤城侯！”

“哦？”皇帝面有讶色，眼睛瞥向徽妍。

触到那目光，徽妍忙看向别处，继续拿起一颗李子吃。

“如此，未知周府丞夫妇可曾拜访了鲤城侯？”只听皇帝带笑问。

“幸好不曾。”王紫笑嘻嘻道，“而后二姊归来，母亲带她回了家中，如今，公子就登门来了。”

皇帝亦笑了笑，不再多问。

“偏你多舌。”戚氏看了看徽妍满面羞窘的脸，对王紫嗔怪道，再看看皇帝，面上却是带笑。

徽妍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淡定地坐下去，瞅了瞅同样窘迫的王恒，忙岔话道：“恒，前番我为你做了新衣，带你看看如何？”

王恒眉间一展，如获大赦。

“好，好！”他连声道，起身，向上首再行一礼，两人一道灰溜溜走开。

才离开后园，眼看着里面的人都看不见了，王恒急急拉住徽妍：

“二姊，陛下……”

徽妍示意他住口，左右瞅了瞅，道：“是刘公子。”

王恒忙点头，仍迫不及待地道：“刘公子，怎会来了家中？我方才在门外见到侍卫，还觉得眼熟，以为是朝中哪位父亲故旧登门，未想竟是陛……刘公子！”

徽妍苦笑，长叹了口气。

“母亲他们不知？”王恒问。